



现代汉语句子研究

张豫峰 著

学林出版社

本书获全国重点学科“复旦大学汉语言文字学”科研经费资助



现代汉语句式研究

张豫峰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汉语句子研究/张豫峰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6. 8

ISBN 7-80730-176-7

I. 现... II. 张... III. 汉语—句法—研究—现代
IV. H14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7544 号



现代汉语句子研究

著 者——张豫峰

责任编辑——刘 娴

封面设计——魏 来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 64515012 传真: 64844088

照 排——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江苏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90×1240 1/32

印 张——7.5

字 数——23 万

版 次——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4000 册

书 号——ISBN 7-80730-176-7/H·24

定 价——19.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作者简介

张豫峰，女，1966年8月生，河南开封人。198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4年至2000年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先后获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2000年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现代汉语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得”字句和“有”字句》、《语法理论纲要》（合著）等，在《中国语言学报》、《语言教学与研究》、《汉语学习》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

序

句子既是语言的基本单位,也是言语和话语的基本单位。研究语法,要构建某种语言的语法体系,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描写该语言中句子的语法规则并给以恰当的解释。从这个意义上说,语法学是研究句子内部构造规律和外部功能规律的学科,一种族语语法,实质上就是该族语句子的语法。所以语法学可以说是以句子为基点或基本对象的。

研究语法时,涉及到的单位还有语素、词、短语、句群、篇章等。我们强调语法学以句子为基点或基本对象,这并不意味着语法学不要研究其他单位。我们只是认为,上述这些单位跟句子比较,在语法体系中的地位并不相等,句子是语法学研究的基点,语法体系是以句子为对象建立起来的,研究其他单位,都为研究句子服务的。词和短语都是句子的建筑材料(词是造句的基本单位,短语是造句的构件单位),研究词或短语,目的是为了更好分析和说明句子;语素用来构词或组词(实质上是词素),是词汇和语法的交叉单位,研究词类和某些词的用法会涉及语素;句群、篇章等是话语的单位,研究句子的语用功能会涉及句群乃至段落、篇章。

张豫峰的《现代汉语句子研究》是一部研究汉语句子的专题著作,全书抓住语法的基点单位来研究,是很有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的。此书从内容上看大体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对汉语句子某些理论和方法问题的论述,如“关于汉语句子研究”、“汉语句子的焦点”等;第二类是对现代汉语中某些常用句子的研究,如被动句分析、“把”字句分析、“得”字句分析、“有”字句分析、“对于”句分析等;第三类是对现代汉语中某些非常用句子的研究,如光杆动词句考察、“三千米跑得他气喘吁吁”句等;第四类是对现代汉语某些句子里的重要虚词或

重要结构的研究,如汉语句子中的虚词“得”、汉语句子里的“X+前后/左右/上下”、汉语句子里的领属结构等;第五类是汉语句子的比较研究,如汉语“得”字句和韩语相关句子的比较。

此书以三维语法理论为指导,注意吸收当今国内外有关语法理论和方法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多角度、全方位地考察、分析了汉语句子里的一些现象,对汉语的某些句子进行了细致的描写并给以合理的解释,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很多观点独特新颖,相信能给读者以启迪。另外,此书非常重视语法理论和汉语语法事实的结合,研究结论都是从具体语料中抽象提炼出来的。论述周密,深入浅出,行文细腻流畅,不仅具有学术性,而且可读性很强。

汉语句子里要研究的内容是很多很多的,一本书乃至一个人都不大可能把句子的方方面面都研究完,此书只是研究了汉语中的某些句子和跟句子有关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汉语句子的研究成果汇集在一起是一个百花园,那么此书的研究只是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花。当人们走进汉语句子里研究这个百花园时,想必一定能闻到这朵鲜花散发出的淡雅的芳香。

张豫峰博士现为复旦大学副教授,又担负着中文系领导工作,一面要搞教学和科研,一面又要做大量的社会工作,就是所谓“双肩挑”。在这一身几任的情况下,要拿出一分一秒的时间,对她来说都是“奢侈”。她做学问硬是挤时间挤出来的,通常是利用节假日,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分分秒秒。作为一个女性,可以想象,她完成这个成果是花了多少的心血啊!俗语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这个成果是“怀胎”好多年才分娩的,我觉得这个成果真是得来不易啊。

关于汉语的句子问题,张豫峰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但还有大量的课题可做。希望她今后能继续在这个领域开垦、耕耘,也期待着她有更多的成果献给读者。

是为序。

范 晓

2005年9月20日

目 录

序	(1)
一、关于汉语句子的研究	(1)
(一) 汉语句子的研究的重要性	(1)
(二) 汉语句子的三维观	(4)
(三) 汉语句子的研究方法	(8)
二、被动句分析	(13)
(一) 引论	(13)
(二) 被动句的语义分析	(15)
(三) 被动句的语用分析	(19)
(四) 余论	(24)
三、“把”字句分析	(28)
(一) “把”字句的定义和内涵	(28)
(二) “把”字句前段分析	(29)
(三) “把”字句中段分析	(33)
(四) “把”字句后段分析	(39)
(五) 余论	(45)
四、“得”字句分析	(47)
(一) “得”字句的定义和内涵	(47)
(二) “得”字句前段分析	(47)
(三) “得”字句中段分析	(53)

(四) “得”字句后段分析	(59)
(五) “得”字句的动核结构和主述结构	(62)
五、“有”字句分析	(67)
(一) “有”字句的定义和内涵	(67)
(二) “有”字句的句法分析	(68)
(三) “有”字句的语义分析	(73)
(四) “有”字句的语用分析	(77)
(五) “有”字句的后续成分	(81)
六、“对于”句分析	(87)
(一) 引言	(87)
(二) “对于”句的语义分析	(87)
(三) “对于”句的语用分析	(90)
(四) “对于”句的偏误运用分析	(93)
七、光杆动词句考察	(98)
(一) 光杆动词和光杆动词句	(98)
(二) 光杆动词句的类型	(99)
(三) 光杆动词句的句法和语义特征	(101)
(四) 光杆动词的使用情况	(103)
八、“三千米跑得他气喘吁吁”句	(107)
(一) 引言	(107)
(二) “N1[原因]+V1得+N2[主事]+VP”句分析	(108)
(三) “N1[原因]+V1得+N2[主事]+VP”句和其他表 致使“得”字句的比较分析	(112)
(四) “N1[原因]+V1得+N2[主事]+VP”句和其他 致使句的比较分析	(116)

九、汉语句子里的领属结构	(120)
(一) 领属结构的含义	(120)
(二) 领属结构的组成成分	(122)
(三) 领属结构的句法形式	(124)
(四) 结语	(128)
十、汉语句子里的“X+前后/左右/上下”	(130)
(一) 问题的提出	(130)
(二) 句子里“X+前后/左右/上下”中的 X	(131)
(三) 与“X+前后/左右/上下”相关联的主要动词	(135)
(四) “前后、左右、上下”的认知意义	(137)
(五) 结语	(139)
十一、汉语句子里的虚词“把”	(141)
(一) 引言	(141)
(二) “N1+把+N2[主事]+VP”的研究概况及其“把”的 历史演变	(141)
(三) “把”在“N1+把+N2[主事]+VP”中的句法和语义 功能	(145)
(四) “把”在“N1+把+N2[主事]+VP”中的语用功能	(149)
十二、汉语句子里的虚词“得”	(155)
(一) “得”的历史演变	(155)
(二) “得”在句法和语义方面的作用	(156)
(三) “得”在语用平面的价值	(159)
十三、汉语句子里作补语的主谓结构	(162)
(一) 引言	(162)
(二) P 的语义分析	(162)
(三) S 的语义分析	(168)

(四) “S+P”表示的动核结构与相关动核结构间的语义 关系	(173)
十四、汉语句子的焦点(一)	(178)
(一) 焦点的性质和焦点的分类	(178)
(二) “得”字句的焦点	(184)
十五、汉语句子的焦点(二)	(191)
(一) 汉语焦点的性质和类型	(191)
(二) 汉语焦点的语法化	(196)
十六、汉语句子的比较研究	(202)
(一) 汉语 SV1 得 V2、V1 得 OV2 句与韩语相关句式的 比较	(202)
(二) 汉语 SV1 得 OV2、S 把 OV1 得 V2、S 被 OV1 得 V2 句与韩语中相关句式的比较	(206)
(三) 汉语 SV1OV1 得 V2、SOV1 得 V2 句与韩语中相关 句式的比较	(209)
(四) 汉语 S1V1 得 S2V2 句与韩语中相关句式的比较	(214)
(五) 汉语 V1 得 V2 句与韩语中相关句式的比较	(214)
附：近代汉语中的“得”字句	(216)
(一) 表情态的“得”字句的句法分析	(216)
(二) 表情态的“得”字句的语义分析	(218)
(三) 表情态的“得”字句的语用分析	(221)
(四) 结语	(223)
主要参考文献	(225)
后记	(232)

一、关于汉语句子研究

(一) 汉语句子研究的重要性

句子是指由词和短语构成的具有独立表述意义的语法单位。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句子、短语、词三个语法单位之间具有层递包含关系:句子包含词和短语,短语包含词,即词和短语是句子的构建材料,词是短语的构建材料;二是句子不同于词和短语,具有完整的表述意义,即句子不仅具有一定的结构意义,而且还有一定的功能意义。从句子的整体综合意义上看,句子是汉语语法中最大的单位,也是言语交际中最基本的单位。句子所具有的完备的语法特性可以系统体现现代汉语的语法特点,句子这种语法特性也决定了句子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占有的重要地位,句子必须作为语法研究的主体研究对象。这就好比建筑风格学研究,人们必须以一栋栋结构完备,能体现各种风格价值的房屋作为主体研究对象,而不能以组建房屋的砖头、泥沙等建筑材料作为主体研究对象是同样的道理,把大单位搞清楚了,其构建单位顺带也就能搞清楚了。

纵观汉语语法研究历史,各个时期的语法研究者都非常注重汉语句子的研究。像第一部系统的汉语语法学著作《马氏文通》虽然以“词本位”语法体系而著称,但“词本位”体系的构建并不等于说作者否认句子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性。马建忠在该书《例言》中说:“是书本旨,专论句读,而句读集字所成者也。惟字之在句读也必有所,而字字相配必从其类,类别而后进论夫句读焉。”由此可见,马建忠事实上认为“句读”才是最重要的语法单位,分析“字类”只是为了“句读”研究的需要。由于《马氏文通》是在模拟具有丰富狭义形态变化的拉丁语语法的基础上对汉语语法特质进行分析和说明的,这便使

作者不自觉地大部分精力花费在词类的阐述上(全书共十卷,除“正名”卷外,“字类”八卷,“句读”一卷),但从作者马建忠著书的本意和宗旨看,《马氏文通》也可以说是很重视句子的。1924年,第一部现代汉语语法学著作《新著国语文法》明确提出了“句本位”语法,作者黎锦熙认为汉语语法分析应“先理会综合的宏纲(句子),再从事于分析的细目(词类)”,他还举例道,“这好像一个老技师把他的机器弄得十分精熟,那么,哪一部分发生了障碍,马上就可以找出其受病之点和治疗之方”。在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中,人们虽然对“句本位”的本质有各自的理解,但“句本位”概念深入人心,句子逐渐成为人们研究语法的基点对象或主体对象。20世纪80年代初,朱德熙提出了“词组本位”说,其真实理论内涵是结构主义描写语法,它以词组为着眼点,说明复合词、词组和句子在结构上的一致性。“词组本位”说在一定程度上更加强调句法结构研究在现代汉语语法中的重要性,这和重视句子的观点并不相悖。20世纪80年代中期,胡裕树、张斌、范晓等人所倡导的“三个平面”理论及邢福义的“小句中枢说”都进一步强调了句子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句子是汉语语法研究的主体对象,对句子应该从句法、语义、语用(语表、语里、语值)三个角度进行分析。^①

可见,句子研究在各个语法研究时期都是语法本体研究的终极目的或根本任务。同时,句子研究在汉语语法的实际应用中,比如语言教学(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和计算机对自然语言处理方面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语言教学中,人们只有明确句子是最重要的语法单位,研究词和短语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说明句子,才能全面、科学、合理地分析出句子的意义和运用情况,脱离句子一味讲求词和短语的语法特点和意义往往是行不通的。比如,有些语法教材书在谈及“表时间、数目和年龄的量值词语(下简称为X)+前后/左右/上下”构成的估量句的用法时,认为该句式的估量意义主要是由表概数的“前后、左右、上下”决定的。我们曾在对外汉语教学课堂上做了一个试验,将“前后、左右、上下”的释义(前后:比某一特定时间稍早或稍晚的

一段时间;左右:用在数字后面表示概数,跟上下相同;上下:用在数量后面表示大致是这个数量^②)告诉给外国留学生,他们依据这些释义造出了下面的句子:

- (1) 我来上海有两年前后了。
- (2) 现在是三点二十分前后。
- (3) 我打算六月左右回国。
- (4) 看上去,这座大楼一共有十五层上下。

显而易见,这些句子表义别扭,有些难以成立。可见,要真正认识“X+前后/左右/上下”构成的估量句,只靠对“前后、左右、上下”表概数的词语的分析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以句子为全局,从句子出发来分析句中的动词、X和其他构句成分,从而进一步分析它们之间的语法关系,观察“X+前后”、“X+左右”、“X+上下”各种估量句的运用规律,最终才能找到各种句式的意义差异:与“前后”相配的X应是表时点的时间词语,主要动词为动作动词;与“上下”相配的X是表数量、年龄的数目词语,与之相关联的主要动词是关系动词;与“左右”相配的X或是表时点、表时段的时间词语,或是表数量、年龄的数目词语,主要动词可是动作动词,也可是关系动词。“X+前后”、“X+上下”分别强调对时间、数目矢量的估量,“X+左右”强调对时间、数目标量的估量。在真正了解这类估量句结构后,我们可以相应对这四个病句进行修改,例(1)中的“前后”应改成“左右”,因为句中的X“两年”是表时段的词语,例(2)中的“前后”应改成“左右”,因为“是”为关系动词。例(3)中的“左右”应改成“前后”,因为这里强调的是对时间矢量的估量。例(4)中的“上下”可改成“左右”,因为这里强调的是对数量标量的估量。(详细分析见本书《汉语句子中的“X+前后/左右/上下”》)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电脑的普及运用,人们早已开始注重人工智能的研究,即注重研制计算机利用人的自然语言编排合理和合乎运用的句子,从而实现机器翻译和人机对话。人工智能的本质其实就是解决机器对自然语言的处理问题。这给计算机、数学、物理学、

信息学等领域提出了一系列艰巨的任务和挑战,同时也给语言学领域提出了严峻的任务。语言学者只有对自然语言研究得透彻、精细,计算机学科研究者才能在此基础上编制、设计出相应完备的语言程序,从而生产出配套的软件。语言软件应用的正确率是与语言学研究者的研究深度和细度成正比的。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我国人工智能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语言学者还不能提供充足、有效的汉语语言系统规则,最近一个阶段,人们把研究精力主要放在汉语的词语标注、分词、词频等问题上,至于句子标注和句频等问题的研究可以说还是空白。从汉语句子在汉语语法体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来看,汉语句子研究的深入一定能够打破语言学在当代科学发展中的瓶颈。

(二) 汉语句子的三维观

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人们受西方语法学流派影响很大,常常运用各种西方语法学理论和方法对汉语句子进行不同的阐释和分析。例如,传统语法学以意义为基础,从逻辑命题角度对汉语句子进行界定,认为逻辑意义是判断句法成分的标准;结构主义语法学着重从形式出发研究汉语构句成分之间的句法结构层次关系;功能语法学以语言功能为基础,有的注重句子的交际作用,有的强调认知是语法结构和客观世界的中介,像构式语法还以“完形”(gestalt)理论为基础,提出句式意义大于句式各成分意义之和。各种语法学流派在现代汉语句子研究中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然而由于它们的着眼点不同,各种语法学流派在句子研究中也都具有了一定的局限性,像传统语法学只重意义,忽视了句法结构的层次性;结构主义语法学只重句法结构,忽视了句子具有表达交际信息的作用;功能语法学虽然注重句子表达功能、交际功能和信息传递的作用,注重从认知角度解释语法现象,但是对描写不够重视,某些解释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和任意性。

20世纪80年代,胡裕树、范晓等积极倡导“三个平面”(句法、语义、语用)理论,提出应该多角度、全方位研究汉语语法。“三个平面”理论既不是结构主义的也不是功能主义的,它吸收了西方各种语法理论的合理内核,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句法分析为基础,注重隐层的语义分析和外部的语用分析。随着“三个平面”理论自身发展和对实践的制约,该理论逐渐走向系统、成熟、完善,为了能更科学、合理地概括其理论内涵,2003年,范晓等第一次正式以“三维语法”的名称发展地概括了“三个平面”理论内容。^⑤

“三维语法”更加注重句子在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从本质上看,语法学是以句子为基点对象的,语法是句子的结构和功能的规律,语法研究的目的是任务就是要说明句子的结构和功能的规律”。^⑥“三维语法”把句子看作句法、语义和语用的结合体,主张应从句法、语义和语用三个方面结合和综合研究句子。

句子的句法分析就是对句子的句法结构(句法成分及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根据句子句法成分和短语句法成分的联系和区别,厘定汉语句法成分的数量和各种句法结构格局,最终确定句型。

句子的语义分析就是对句子的语义结构(语义成分及语义成分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句子主要语义成分有动核(句中的核心语义成分,一般由动词充当)、动元(动核所联系的必有语义成分,语义角色有主事、客事、与事和补事等)、状元(动核所联系的可有语义成分,语义角色有凭事、因事和境事)和名核(定心结构中的核心语义成分,一般由名词充当)、名元(名核所联系的必有语义成分,语义角色有领事和对事)、定元(名核所联系的可有语义成分,语义角色有限事和饰事);“动核+动元”可构成基干动核结构,是构句的基底。“名核+名元”可构成基础名核结构。不同的动核结构和动核结构的数量可以形成不同的句模,名核结构对句模也起一定的作用。句模是语义分析的最终任务。

句子的语用分析就是对句子的语用结构(语用成分及语用成分

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句子的语用成分焦点、背景、主题、述题可以构成两大语用结构:焦点—背景结构、主题—述题结构;语用分析的最终目的是确定句类,比如可将句子依据语气分为陈述句、祈使句、疑问句、感叹句和呼应句五类。

句子的句法和语义特性是表里相依,密不可分的。表层的句法形式必须具有深层的语义,深层的语义必须通过表层句法形式才能显现,正因为此,在句子分析中我们不仅要注意区别句法、语义研究,还要注意把句法、语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不仅可以使句子的形式和意义相互参考、印证,还有益于句子歧义问题的解决。例如“她哭得眼都红了”、“他逼得人都走了”这两个句子在以往的分析中存在不少分歧。这些分歧主要表现在“得”后“名+动”中“名”的句法分析上:一是把这两个句子看作同一句式。有的认为“得”后“名+动”组成小句作句子的补语;有的认为“得”后的“名”为宾语,前句的“名”是动补结构的宾语(“眼”是“哭红”的宾语),后句的是动词的宾语(“人”是“逼”的宾语)。二是把这两个句子分成两类。前句为主谓结构作补语,对后句的分析人们又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得”后的“名”为兼语;有的从语音停顿上判断“得”后的“名”应为宾语。从句法、语义相结合的三维语法析句观来看,这两个“得”字句是两类不同的句子,前句“得”后的“名+动”是主谓小句作补语,后句“得”后的“名”是宾语,“动”是补语。理由是:第一,后句“得”后的“名”是句中主要动词的动元(“人”是“逼”的动元),并且出现在动词的后面。前句“得”后的“名”不是句中主要动词的动元(“眼”不是“哭”的动元)。第二,两句虽然都有两个动核结构,但动核结构所表事件的结构方式不同。前句的动核结构是:她哭→她眼红,后句的动核结构是:他逼人→人走。明显可以看出前句的“眼”和“哭”不能构成动核结构。第三,由于两类句式动核结构构造不同,所以它们的句内停顿也不同:后句的停顿常常在“得”后的“名”后,前句的停顿常常在“得”后。第四,后句不仅可用复动V得句替换,大部分还可用表处置或被动的“把”字句和“被”字句替换(他逼人逼得走了、他把人逼走了、人被他逼走

了)。前句不可以作这样的替换(*她哭眼哭得都红了、*她把眼都哭得红了、*眼被她都哭得红了)。理由中的第一、第二属于语义分析,第三、第四属于句法分析。句法、语义的相互印证,帮助我们全面、科学地分析了两个“得”字句不同的语法特征。至于后句的“兼语”说是不妥当的,实质上后句“得”后的“名”是在语义平面兼属主事、客事两格,应为语义上的“兼格”。另外,把前句中“得”后的“名”认为是动补结构的宾语也是有问题的,因为从语音停顿看,句子重音常落在“得”后,所以还是把前句“得”后的“名+动”整体分析为句子的补语比较恰当。

语用分析主要是着眼于句子和外部语境关系的分析,注重考察各类句子在实际运用中所传达的主要交际信息以及它们在各种语境中的出现频率。在现代汉语中存在着大量语义相同、句法结构各异的句子,像“他摔杯子了”、“杯子他摔了”、“他杯子摔了”、“他把杯子摔了”、“杯子被他摔了”这些句子,它们的语义结构完全相同,即“动核+施事+受事”,但是这些句子所表达的信息侧重点不同,也就是说各个句子有着不同的语用价值。由此可见,在研究句子时,我们必须在句法、语义分析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句子外层的语用特点,只有这样,整个析句过程才算完成,我们也才能真正全面认识句子的语法性质和特点。例如,以光杆动词为中心构成的光杆动词句过去很少有人进行过专题研究,因为很多人从句法和语义角度出发认为光杆动词往往不能单独成句。但我们发现在文学作品和口语中存在着光杆动词句的事实,这种光杆动词句的形成主要是由语用条件或规律决定的:

(1) 多用于表示祈求、命令、口令、口号、意愿、客套、抱怨、愤慨、自责等话语里,如“我们走吧!”、“立正!”。这些光杆动词句中的光杆动词一般表示未然,多带有祈使或感叹语气,口气急促而带有感情色彩。在这种语用条件下,光杆动词往往可以独立成句。

(2) 可用于对话、上下文、场景描写或舞台人物动作说明、文章标题等场合里,如“巡警:你贵姓?男客:我姓吴。”、“炮弹呼啸。硝